



平海卫：一城安澜六百年

□林文坤

——

八闽的海岸线，曲折萦回，绵延千余里。平海卫静卧在台湾海峡中部西岸，默然凝望着横亘在它眼前的苍茫大海，潮起潮落，往复不息。

从前这里唤作南啸，本是一座靠海渔村。村里人靠海吃海，日子过得清苦，却也安稳踏实。传闻当年朱元璋的水师巡海途经此处，陡然间风大浪急，只得进港避风。谁知船队刚驶入南啸港，风便停歇，浪也归平，只余碧海映青天，一派澄澈明净。朱元璋见此地安宁和顺，便说：就叫“平海”吧，海晏波宁，岁岁无虞。这个名字也就这么叫开了。

名字好听，海疆却不太平。元末以后，倭患渐起。倭寇勾结沿海亡命，驾船越洋，上岸就抢，烧杀掳掠，百姓不得安生。山海飘摇，百姓流离。于是，一座海防坚城，从山海间立起来。

据《钦定古今图书集成》记载：“平海卫城，在县东九十里，地名南啸。洪武二十年，因倭患，特命江夏侯周德兴相度要害，创立卫所，建平海卫城。”

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周德兴入闽。他踏勘兴化沿海，看中平海：背倚朝阳山，面向平海湾，三面临海，易守难攻。便在此设卫城，命兴化郡指挥吕谌督工修筑，与莆禧千户所城、南日水寨互为犄角。周德兴调福、兴、漳、泉四府民户三丁抽一为海戍兵，得一万五千人，移置卫所。平海卫就是其中之一。

据《重刊兴化府志》记载，平海卫城“周围八百六丈七尺，阔一丈四尺。墙高一丈八尺，女墙高六尺，共高二丈四尺”。花岗岩条石，错缝砌筑，很结实。城开东门、西门、大南门、小南门，各建城楼。城北倚朝阳山，不设门，山顶筑台瞭望，东见小琉球，南见涠洲诸澳。城成那天，战船列在港内，烽燧立在山巅，牢牢扼住闽中门户，也把平海深深刻进大明的海防史页里。

与平海卫同时修筑的，还有莆禧千户所城和南日水寨。三座堡垒，如三颗铁钉，狠狠楔在闽中海岸之上。

二

卫所奉行世兵制，戍边将士世袭军职，世代屯守疆防。官兵尽数携家带口而来，自此落地生根。洪武年间，5000余名驻军与眷属，自天南海北辗转来到平海。海风浩荡，涛声不息，他们就在闽地极东之滨安家落户，自此开枝散叶，繁衍生息。

《乾隆福建通志》所载平海卫职官名录中，列有指挥使刘聚、张魁，指挥同知张海、钱真、杨善、徐祥，指挥金事孙义、孙成、王吉，此外还有数十名千户、百户。这些官兵的眷属姓氏驳杂，高、肖、白、郑、杨、花、汤、吕、原……五湖四海的百家姓，就在此处聚成了一村。日子一久，原本的地域隔阂渐渐淡去，方言也彼此交融混同，这里便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百家姓村落”。

近日前往平海采风，在天后宫前驻足片刻。师泉井静静安卧在海边，施琅亲书的“师泉”石碑，经数百年风吹雨打，碑上字迹依旧清晰可辨。文保所高双奇主任讲起师泉井的过往，也聊起平海人的根脉来处。如今平海村民，多

是明代戍边将士、历代海防功臣的后裔。祖辈披甲守海，后代扎根故土，各姓相融共生，守望相助，数百年悠悠岁月就这般缓缓走过来了。

一席闲话，把600年的底色说出来了。百家姓的背后，是一部东南戍边史，也是一部家国守护史。一个姓，就是一段扎根的故事；一户人家，就续着一份守海的初心。城墙护着的，哪里只是军士甲兵，还有方圆百里的百姓，灶头烟火，人间日子。

卫城建成之后，渔民出海捕鱼，农夫归田耕耘，商贾往来贸易，渐渐都过上了安生日子。昔日森严壁垒的军事要塞，慢慢褪去了铁血兵戈的气息，成了烟火繁盛的海滨村落。民谚说：“福州大桥头，平海街頭头。”当年的市井和商贸，从这句话里还能听出一点热闹。

三

老百姓从未忘记那些筑城守疆、护佑民生的人。当年周德兴经略海疆，镇守一方安宁，后世百姓修建城隍庙奉祀，尊他为平海卫城隍爷。这座庙与卫城一同兴建于洪武二十年，现存主体建筑为清代遗存。庙宇为三进院落，依次是大门、正殿、后殿，两侧钟楼、鼓楼对称分布，規制庄严，古意悠悠。据史料记载，明宣德六年，郑和最后一次远航西洋，途经平海卫时，曾采办石材木料修缮庙宇，增建吹鼓楼。

山门处悬有一副藏头联：“平荡无偏原正直，海疆有福托威灵。”联首恰好嵌入“平海”二字，字存古意，意蕴悠长。

城隍庙与卫城同龄，如今已是省级文保单位，位列首批涉台文物。600余年岁月流转，民俗传承从未中断。正月初九行城隍巡境，正月十五循京城旧制张灯，这些古老习俗代代相传，绵延至今。

山门处悬有一副藏头联：“平荡无偏原正直，海疆有福托威灵。”联首恰好嵌入“平海”二字，字存古意，意蕴悠长。

我独自漫步在古庙中，香烟袅袅，古意悠然。庙里肖姓董事说：“咱们拜城隍爷，敬的其实是周德兴那份为民的心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做官清白，心里装着百姓，就值得后人一直念他的好。”

这话虽说得朴素，却守着民心的底线。600年风雨荡涤，城墙会倾颓，楼宇会朽坏，沧海也能变作桑田。可百姓心底的公道与感念，却从来不曾轻易更改。护一方安宁，兴一方水土，这既是为官者的政绩，更是深深刻在百姓心上的口碑。

四

平海卫600年，最惊心一页，是嘉靖年间的平海卫大捷。

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东南沿海倭患再度猖獗。戚继光移师浙江后，倭寇竟猖狂叫嚣：“威老虎去，吾又何惧？”乘虚攻陷兴化府城，在城中大肆屠戮劫掠。这座传承千年的名城，惨遭旷世浩劫。

次年正月，倭寇弃兴化，南下占岐头，又盘踞平海卫，凭险固守。都指挥欧阳深率军追剿，中伏，200余名将士殉国。倭寇火焰更盛，闽中海防又急。

兴化沦陷、将士殉国的消息传到朝廷，明廷震怒，罢福建巡抚游震得，以谭纶接任，调俞大猷为福建总兵，急召戚继光率精锐浙兵入闽会剿。

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年）四月，戚继光驰援福建。谭纶统筹，令戚继光居中主攻，刘显守左翼，俞大猷守右翼。三路合围平海卫，倭寇成了瓮中之鳖。《明史·戚继光传》载：“继光先登，左右军继之，斩级二千二百，还被掠者三千人。”

这一仗，肃清闽中百年倭乱阴霾，是明代东南抗倭的决定性战役，史称“平海卫大捷”。

福建海防危局，由此扭转。滨海百姓，得了一阵海晏河清。

倭患肃清后，平海卫仍守海疆。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，施琅奉命整肃水师，率3万余人进驻平海卫澳，操练备战，待风东渡。时逢大旱，井泉废弃，水咸苦不能饮，大军取水很难。天后宫前古井离海很近，常年水咸量微，只够居民日用，难供三军。施琅心系将士，至诚感天，井水忽变甘冽，足供万兵。施琅亲书“师泉”二字勒石，又撰《师泉井记》四百五十四字，记下令末。

沧海横流，风骨还在；砖石虽碎，精神不灭。承载文脉和记忆的古建，仍静静守着这片山海。始建于北宋咸平二年（999年）的平海天后宫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宫内木柱擎梁，殿宇恢宏，师泉古碑、井记碑文静静立着，彰显海丝文脉与戍边荣光。还有纪念抗倭女杰的贞女亭、彰显文脉的进士坊、崇德扬善的彰善庙。这些遗存，一起记着平海的烽火岁月和人文风骨。

古卫城墙落暮，平海向海图强的脚步没停。六百年前，这里以坚城利刃御寇守疆；六百年后，这片土地褪去军事要塞的肃杀，以包容奋进之姿向海兴业，从“御敌安澜”走到“兴业富民”。

五

古戍烽烟融桅影，新湾碧波载渔歌。采风那天，台风“白海豚”刚过。车缓缓驶入渔港码头，港湾内风平浪静，碧波万顷，千帆归泊，桅樯林立，一派安宁繁盛的烟火气象。

在码头遇到一位本地商户，匆匆登岸。他从归港渔船卸下新鲜渔货，急着送往市区酒楼。台风过后，渔货稀缺，订单多，他终日忙。虽步履匆匆，脸上却漾着丰收喜色。望着他奔波的背影，我忽然懂了平海卫600年的初心。昔日，这座城御寇守土，护一方平安；今朝，这片海耕海兴业，养万家烟火。如今平海文脉昌盛，产业繁荣，天后宫联通两岸情缘。国家一级渔港千帆竞泊，年卸货五万吨，成了富民枢纽。澳仔、赤砂滩风光旖旎，文旅勃兴，百业集聚，滨海小城生机焕发。从金戈铁马到渔歌浩荡，变的是守护方式，不变的是向海而生、扎根海隅的赤诚与家国情怀。

夕阳垂海，落霞染空，港湾铺满金红。潮声起落，千帆静卧，山海一片安宁。城墙或会倾颓，风骨不会磨灭；时代纵然流变，初心始终如一。海风照旧，涛声如故——平海卫的故事，就藏在海风与涛声之间。

夕阳垂海，落霞染空，港湾铺满金红。潮声起落，千帆静卧，山海一片安宁。城墙或会倾颓，风骨不会磨灭；时代纵然流变，初心始终如一。海风照旧，涛声如故——平海卫的故事，就藏在海风与涛声之间。



平海村渔港
蔡昊 摄

那块菜地

□林秀莲

小时候，我家有块菜地。在少鱼缺肉的清贫岁月，在不同的季节，这块菜地种出的各式新鲜菜蔬，落在全家老小的舌尖上，唤醒沉睡的味蕾，带给家人四季粗粮果腹之外绵绵不尽的清香、甘醇。

每年开春，当卖菜种子的吆喝声在村庄响起时，母亲便急速出门，循着吆喝声，喊住卖种子的商贩，买下了几包菜种子。母亲把细如沙子的菜种子小心翼翼地撒向大地，在其上面均匀撒上一层薄薄的土，再铺上一层薄薄的稻草，早晚浇水两次。母亲告诉我，铺上稻草，浇水时就可避免把种子冲出土面。10天之后，地面上就冒出点点绿芽。当母亲把种子撒向大地时，也把希望、爱撒向大地。她希望撒下的每粒种子都能破土而出葱茏一片！她爱劳动爱家庭爱大地，她精心经营着那片菜园，几十年如一日！

母亲没上过学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，但她可以把菜地巧妙地分成不同的几何形状：长方形那块种的是白萝卜，正方形那块种的是芥菜，三角形那块种的是牛心菜……母亲特别珍惜每一寸土地，在菜园的边边角角都见缝插针地植上葱蒜，好似给菜园恰到好处地绣上精美的花边。土壤里有时土猴和蟋蟀在钻来钻去，母亲会顺便教我吟唱莆仙童谣：土猴掘瓮（洞穴）唧蛛（蟋蟀）住，唧蛛生子放坊厝（那家里）。土猴欲去抱，唧蛛嚎啕（哭闹纠缠）带

叮窠（意同碰瓷）。

白萝卜每年都雷打不动在菜园里安家，因为它们用途广，当季吃不掉，母亲将它们制成萝卜干，留着以后慢慢食用。“勺中乾坤大，案上奥妙深”，母亲挖空心思，让蔬菜变成丰富多彩的菜肴，使其价值发挥到极致。白萝卜可以在好几个场合登场：炸菜饼少不了切成丝的白萝卜，她豆腐少不了切成片的白萝卜，她排骨少不了切成块的白萝卜……而在贫困年代，吃得最多的是萝卜干，还有一种最简单最便捷的吃法，那就是把白萝卜切成丝，撒上盐，半小时之后，捏出水分，淋上几滴花生油，几勺酱油，搅拌均匀，就成为农人餐桌上一道速成的美味了。

母亲择个晴朗天气，开始腌制白萝卜。首先洗净白萝卜，切成均匀块状，撒上适量的盐，然后用双手使劲揉搓白萝卜块，一会儿，盐慢慢地均匀地和白萝卜块融为一体，一大堆的白萝卜块也慢慢柔软了，出水了。最后，把白萝卜装在一只大箩筐里，上面平铺一块木板，再压上一块大石头，经过一夜大石头的重力下，白萝卜会流出好多水，体积也会缩小三分之一。次日，母亲找出家里所有的竹篾，把白萝卜整齐地铺在里面薄薄的一层，在阳光下暴晒一天。经过一天的阳光照射，白萝卜又柔软又缩小了许多，这个时候，正是清白萝卜入罐的最佳时期。母亲把事先准备好大小陶瓷罐一字摆开，挨个把白萝卜装满大小陶瓷罐，

并压紧盖紧，防止漏水变味。半个月之后，就可食用了。这样的白萝卜干，一家人会食用到翌年菜地里又长出新的白萝卜。

芥菜亦是菜地不可缺少的角色。母亲会规划出菜地的一大片面积用来种植芥菜，除了清炒之余，一部分用来腌制酸菜。

当芥菜种子刚撒向大地，母亲就乐呵呵地对跟随着她身旁的我说：“到时候给你们煮芥菜腌烫米粉哦！”“还要加点肉丝！”我说。“好呀好呀！”母亲满口答应。这是我和母亲之间的约定！待罐里飘出了芥菜腌的清香，母亲第一时间掏出芥菜腌，兑现我和她之间的约定。母亲从出生起就茹素，她一辈子都不知道鱼肉的鲜美。但是，看着我们大快朵颐地吃着芥菜腌肉丝米粉，她好像也在品尝世上最鲜美的食物，幸福流淌在布满沧桑的脸上。

村里有怀孕的女人喜欢吃酸，经过我家时，忍不住进屋向母亲讨要芥菜腌吃。母亲忙不迭掏出芥菜腌洗净，让她们酣畅淋漓地解解馋，临走时，母亲还会掏出点芥菜腌给她们带回家。有时，母亲也会送左邻右舍一些芥菜腌菜，然后她们也会回赠母亲一些豆豉豆酱之类的食物，在清贫岁月中，母亲和她们之间互相传递着一种质朴简单的温情！

1982年，打小身体不太好的母亲走完了她44岁的生命旅程，长眠于大地之下，连同她对亲人们的爱与不舍，还有那块她精心耕耘几十年的菜地，还有我们母女俩的约定……

油潭本龙眼

□曾元沧

先热身一下，说两句题外话。散文创作，需要作者善于发现素材，准确捕捉素材的闪光点，并且将其提炼、放大，这是一个用心提炼、运智谋篇的文化劳作过程。少不了人生本色、襟怀仁爱和向往自然三大元素。

40年前我写了《桂圆情》，王鸿先生在我家乡莆田的报纸上率先发文点评，标题为《深情与苍凉背后的大爱》。这评论本身就是一篇符合我上述散文观的好散文。我在深得鼓励的同时把他引为知音，其精辟见解我将铭记到永远。

是的，他看得准，我的确“把桂圆当作故乡的象征、思乡的承载体”。

40年后的今天，思念在赓续，仍以桂圆为载体，只是精神基调从苍凉转换为喜庆，并着意从当前莆田本土龙眼群体中剥离出一个品种——油潭本，就着它进行多侧面的叙事性扫描。

莆田本土龙眼多达80多个品种，其中明面上带“本”的有三：油潭本（出自华亭油潭村）、松风本（出自黄石七境村）、立冬本（出自华亭后枫村）。这“本”字意为本土，也即母树的原乡。本地而不带“本”的著名品种有乌龙岭和水南1号。三“本”龙眼的成熟期，松风本在先，油潭本中熟偏迟（9月中旬），立冬本则在后。总体上，自然成熟的时间跨度为每年的8月初至11月中旬之间。

除了油潭原乡，油潭本早就在莆田区域扎根开花结果。更有官方消息称，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引进油潭本龙眼，年总产量已突破万吨。当地相中了油潭本龙眼的诸多优点，比如果肉质脆多汁，甜度讨人喜欢，维生素C含量高，产量高，烘焙率高，适合制作桂圆干。重庆离莆田遥哉远矣，怎么会知道油潭本龙眼呢？放眼千里之外，依稀似见我们莆田人的身影。古时蜀道难，如今地空交通两方便。再说啦，即使再难，会难倒拼中求赢的莆田人吗？倘若我所思所想切合实际，莆田人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，属于积善成德的无上荣光！更何况是携手双赢……

对我而言，油潭本龙眼是带着母亲体温、有着母亲气息的，所以特别喜欢，从小就爱尝。

不妨把昔日的生活画面打开。外公外婆先得3个女儿（我母亲是老大），梦寐以求，希望再抱1个男丁。虔诚之下，舅舅春雨终于踏着春天来了！两人把“功劳”记在3个女儿身上，认为是她们招来了弟弟。经过合计，决定去东郊油潭村弄3棵龙眼树苗过来，栽于开门就能看见的自家地里。于是，这3棵油潭本龙眼便成了表达如愿得子喜悦的象征，献给3个女儿的常青礼物，承载着两代人血脉相连的共同情愫。小时候几乎每逢龙眼季，母亲都会约2位妹妹一起回娘家，总不忘带上嘴馋的我……

有人问，油潭本算不算龙眼新品种，我以为是的。比照1600年前莆田就有栽培龙眼的文字记载，油潭本的历史只有170年，自然只能入新品种之列。而这正好表明，莆田人会研究探索，会推陈出新。

莆田的气候和土壤得天独厚，加上全国领先的龙眼栽培技术，龙眼新生命体在这里没有受限的“胎数”指标。

欣闻，油潭本龙眼的原乡油潭村，正谋定而动，真抓实干，建设龙眼产业加工园，将采用古法烘焙工艺生产桂圆干，推动产业集约化发展。油潭本在原乡大放异彩，活得够潇洒，出落得够本！

我的乡情散文《桂圆情》，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后，由当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陈淳配乐朗诵，每年龙眼上市就重播，连续播了好几年。我发现，上海店铺里的桂圆，随之悄然起用“莆田桂圆”的名字。莆田桂圆从那辈人开始家喻户晓。

不由想及今年天气异常的事来。在这场特大水灾中，生养我的华亭镇园头村损失难计，正面临重建。若能齐心协力，有计划地搞好绿化，多栽种龙眼，一定可以提振村庄的精气神，让其来日重现绿荫如盖、佳果遍地的胜景。顺便置言，龙眼和加工后的桂圆，对人体之补益多多，不但是智慧果，而且是增肌果。园头人“聪明花开”、园头成为闻名遐迩的文化村，莫不是龙眼在私下里起作用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接一代……

雾（外一首）

□纪朝阳

偌大的雾
隐约闪射
边边角角的
锋利与光芒
天地间一色纯白
捂住雨点尖锐的
喃喃呜咽
无比芜杂的内心
去修复一张
映入苍白的脸庞

下山

山上雾起
启封一帧帧寄往夏天的
凝紫芳香
一直到树上叶叶翻新
一直到山路蜿蜒阳光漫长
在山上看一天的云
不需要伸手
就握得住云中的光芒
下山的人
拐了一个又一个弯